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黄评：观后文，此女商量尽节，并不得谓之烈，题曰“烈妇”者，人既烈之，亦烈之而已。

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，早去晚归，习以为常。那日早上起来，洗了脸，吃了茶，要进馆去。才走出大门，只见三骑马进来，下了马，向余大先生道喜。大先生问：“是何喜事？”报录人拿出条子来看，知道是选了徽州府学训导黄评：从余大先生递到王蕴。余大先生欢喜，待了报录人酒饭，打发了钱去，随即虞华轩来贺喜天二评：华轩与余大先生主宾契合，此别宜��略叙�x情，何以竟�o一语？此作者疏忽�。亲友们都来贺。余大先生出去拜客，忙了几天，料理到安庆领凭；领凭回来，带家小到任。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寒毡一席，初到任的时候，只怕日用还不足。我在家里罢。”大先生道：“我们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。从前我两个人各处坐馆，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，而今老了，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黄评：何得不谓之友爱。那有饭吃没饭吃，也且再商量齐评：便是虞博士口气。天二评：�尤诵值苤�情。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，二弟，你同我去。”二先生应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来徽州到任。大先生本来极有文名，徽州人都知道，如今来做官，徽州人听见，个个欢喜。到任之后，会见大先生胸怀坦白，言语爽利，这些秀才们，本不来会的，也要来会会，人人自以为得明师黄评：是徽州，他处人不然，老师到任并无人知。又会着二先生谈谈，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，众人越发钦敬，每日也有几个秀才来往。

那日，余大先生正坐在厅上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秀才来黄评：秀才是已走进来，是教官衙门。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面皮深黑，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光景。那秀才自己手里拿着帖子，递与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写着“门生王蕴”黄评：又是一样出姓字。那秀才递上帖子，拜了下去。余大先生回礼，说道：“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辉的么？”王玉辉道：“门生正是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玉兄，二十年闻声相思，而今才得一见齐评：�y得�y得。我和你只论好弟兄，不必拘这些俗套。”遂请到书房里去坐，叫人请二老爷出来。二先生出来，同王玉辉会着，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，三人坐下。王玉辉道：“门生在学里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，是个迂拙的人；往年就是本学老师，门生也不过是公堂一见而已。而今因大老师和世叔来，是两位大名下，所以要时常来聆老师和世叔的教训。要求老师不认做大概[[1]](#footnote-1)学里门生，竟要把我做个受业弟子才好。天二评：真诚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，你我老友，何出此言！”二先生道：“一向知道吾兄清贫，如今在家可做馆？长年何以为生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不瞒世叔说，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：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。黄评：自夸“嘉惠来学”即谬。余大先生道：“是那三部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一部礼书，一部字书，一部乡约书。齐评：此三部书真是布帛菽粟日用必不可少之物。二先生道：“礼书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，如事亲之礼，敬长之礼等类。将经文大书，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，教子弟们自幼习学。齐评：此亦紫阳小学之类。黄评：迂而无当，是徽州人著述。大先生道：“这一部书该颁于学宫，通行天下。请问字书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字书是七年识字法。其书已成，就送来与老师细阅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字学不讲久矣，有此一书，为功不浅。请问乡约书怎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，劝醒愚民的意思天二评：当云劝诱愚民。门生因这三部书，终日手不停披，所以没的工夫做馆。黄评：更迂。大先生道：“几位公郎？”王玉辉道：“只得一个小儿，倒有四个小女。大小女守节在家里黄评：先逗一句“大小女守节在家”。那几个小女，都出阁不上一年多。天二评：伏笔。说着，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饭，将门生帖子退了不受，说道：“我们老弟兄要时常屈你来谈谈，料不嫌我苜蓿风味[[2]](#footnote-2)怠慢你。”弟兄两个，一同送出大门来，王先生慢慢回家。他家离城有十五里。

王玉辉回到家里，向老妻和儿子说余老师这些相爱之意。次日，余大先生坐轿子下乡，亲自来拜，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会，去了。又次日，二先生自己走来，领着一个门斗，挑着一石米，走进来，会着王玉辉，作揖坐下。二先生道：“这是家兄的禄米一石。”又手里拿出一封银子来道：“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，送与长兄先生，权为数日薪水之资。”王玉辉接了这银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小侄没有孝敬老师和世叔，怎反受起老师的惠来？”余二先生笑道：“这个何足为奇。只是贵处这学署清苦，兼之家兄初到。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，家兄也想学他。齐评：处处提着虞博士，是文章顾母处。黄评：写余大先生原是可敬。王玉辉道：“这是‘长者赐，不敢辞’，只得拜受了。”备饭留二先生坐，拿出这三样书的稿子来，递与二先生看。二先生细细看了，不胜叹息。坐到下午时分，只见一个人走进来说道：“王老爹，我家相公病的狠，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。请老爹就要去。”王玉辉向二先生道：“这是第三个小女家的人，因女婿有病，约我去看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如此，我别过罢。尊作的稿子，带去与家兄看，看毕再送过来。”说罢起身。那门斗也吃了饭，挑着一担空箩，将书稿子丢在箩里，挑着跟进城去了黄评：随手写来总入细。

王先生走了二十里，到了女婿家，看见女婿果然病重，医生在那里看，用着药总不见效。一连过了几天，女婿竟不在了，王玉辉恸哭了一场。见女儿哭的天愁地惨，候着丈夫入过殓，出来拜公婆和父亲，道：“父亲在上，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，在家累着父亲养活，而今我又死了丈夫，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黄评：既有翁姑，何以该父亲养活？。父亲是寒士，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！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如今要怎样？天二评：此暗承�孝祠来。黄评：问他便有意要他寻死。可是大谬。三姑娘道：“我而今辞别公婆、父亲，也便寻一条死路，跟着丈夫一处去了！”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，惊得泪下如雨，说道：“我儿！你气疯了！自古蝼蚁尚且贪生，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！你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，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，要你父亲养活？快不要如此！黄评：公婆如此说，便不当死。三姑娘道：“爹妈也老了，我做媳妇的不能孝顺爹妈黄评：一死更不孝不顺。反累爹妈，我心里不安，只是由着我到这条路上去罢黄评：岂有烈妇而商量殉节者乎？即将“烈”字看错。只是我死还有几天工夫，要求父亲到家替母亲说了，请母亲到这里来，我当面别一别，这是要紧的。天二评：从容就义。王玉辉道：“亲家，我仔细想来，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，倒也由着他行罢。自古‘心去意难留’。”因向女儿道：“我儿，你既如此，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，我难道反拦阻你？你竟是这样做罢齐评：的是老学究口气。天二评：奇�O。黄评：一“做”字大谬，烈妇岂“做”出来耶？。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。”亲家再三不肯。王玉辉执意，一径来到家里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。老孺人道：“你怎的越老越呆了黄评：岂止于“呆”，真是忍人。一个女儿要死，你该劝他，怎么倒叫他死？这是甚么话说！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样事，你们是不晓得的。黄评：“这样事”要有心“做”出，可知你也不晓得。老孺人听见，痛哭流涕，连忙叫了轿子，去劝女儿，到亲家家去了。王玉辉在家，依旧看书写字，候女儿的信息黄评：等信，真是惟恐不死，忍哉。老孺人劝女儿，那里劝的转。一般每日梳洗，陪着母亲坐，只是茶饭全然不吃。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，千方百计，总不肯吃；饿到六天上，不能起床。母亲看着，伤心惨目，痛入心脾，也就病倒了天二评：为之女者心安乎？黄评：可是不孝。抬了回来，在家睡着。又过了三日，二更天气，几个火把，几个人来打门，报道：“三姑娘饿了八日，在今日午时去世了！”老孺人听见，哭死了过去，灌醒回来，大哭不止。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：“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齐评：应前句，可谓妙笔。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，你哭他怎的天二评：成仙非儒者之言，权�o以慰�D人耳。他这死的好，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！黄评：寻着题目做文章，文便不好。因仰天大笑道：“死的好！死的好！黄评：当死而死才是好。天二评：此�C揉造作。大笑着，走出房门去了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知道，大惊，不胜惨然，即备了香楮三牲，到灵前去拜奠。拜奠过，回衙门，立刻传书办备文书请旌烈妇。二先生帮着赶造文书，连夜详了出去。二先生又备了礼来祭奠。三学的人，听见老师如此隆重黄评：原该隆重，惜乎是“做”出来的。也就纷纷来祭奠的，不计其数。过了两个月，上司批准下来，制主入祠，门首建坊。到了入祠那日，余大先生邀请知县，摆齐了执事，送烈女入祠。阖县绅衿，都穿着公服，步行了送黄评：写得一样，特与大闹节孝祠对看，然不可为训，故虽殉夫，只可入《儒林外史》。当日入祠安了位，知县祭、本学祭、余大先生祭、阖县乡绅祭、通学朋友祭、两家亲戚祭、两家本族祭，祭了一天，在明伦堂摆席。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，说他生这样好女儿，为伦纪生色。王玉辉到了此时，转觉心伤，辞了不肯来齐评：入情入理。天二评：断�o�砝�。众人在明伦堂吃了酒，散了。

次日，王玉辉到学署来谢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、二先生都会着，留着吃饭。王玉辉说起：“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，心下不忍黄评：也晓得不忍。意思要到外面去作游几时天二评：�C情者决烈於一时，岂能持久。又想：要作游，除非到南京去黄评：又借此再写南京，以便作结。盖此书以南京为主。那里有极大的书坊，还可逗着他们刻这三部书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要往南京，可惜虞博士去了；若是虞博士在南京，见了此书，赞扬一番，就有书坊抢的刻去了。齐评：明季名士��庹媸侨绱�。二先生道：“先生要往南京，哥如今写一封书子去，与少卿表弟和绍光先生。这人言语是值钱的。”大先生欣然写了几封字，庄征君、杜少卿、迟衡山、武正字都有。

王玉辉老人家不能走旱路，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。一路看着水色山光，悲悼女儿，凄凄惶惶黄评：山光水色可以已悲悼矣，全然不知山水为何物，迂腐俗儒，可见亦不喜“杂览”者。天二评：可见仰天大笑却是强制。一路来到苏州，正要换船，心里想起：“我有一个老朋友住在邓尉山里，他最爱我的书，我何不去看看他？”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个饭店里住下，搭船往邓尉山。那还是上昼时分，这船到晚才开。王玉辉问饭店的人道：“这里有甚么好顽的所在？”饭店里人道：“这一上去，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，怎么不好顽！”王玉辉锁了房门，自己走出去。初时街道还窄，走到三二里路，渐渐阔了。路旁一个茶馆，王玉辉走进去坐下，吃了一碗茶；看见那些游船，有极大的，里边雕梁画柱，焚着香，摆着酒席，一路游到虎邱去。游船过了多少，又有几只堂客船，不挂帘子，都穿着极鲜艳的衣服，在船里坐着吃酒天二评：是徽州人初到�K州情景。王玉辉心里说道：“这苏州风俗不好。一个妇人家不出闺门，岂有个叫了船在这河内游荡之理！齐评：此等光景入此老目中，真是少所�多所怪了。天二评：金陵、杭州、�K州皆�名胜，而�K�樽钏祝�故点缀甚略。与�R二先生游西湖似同而异。黄评：其迂呆又与马二先生游西湖不同。盖徽州人至苏州，便无一事看得上眼。又看了一会，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，他又想起女儿，心里哽咽，那热泪直滚出来天二评：追魂�z魄之�P。又用宦成�`认双红�P法，却不嫌其复。王玉辉忍着泪，出茶馆门，一直往虎邱那条路上去。只见一路卖的腐乳、席子、耍货，还有那四时的花卉，极其热闹，也有卖酒饭的，也有卖点心的。王玉辉老人家足力不济，慢慢的走了许多时，才到虎邱寺门口。循着阶级上去，转湾便是千人石，那里也摆着有茶桌子。王玉辉坐着吃了一碗茶，四面看看，其实华丽黄评：书中南京、杭州、扬州俱写过，此处略将苏州点染点染。那天色阴阴的，像个要下雨的一般，王玉辉不能久坐，便起身来，走出寺门。走到半路，王玉辉饿了，坐在点心店里，那猪肉包子六个钱一个，王玉辉吃了，交钱出店门。慢慢走回饭店，天已昏黑，船上人催着上船。王玉辉将行李拿到船上，幸亏雨不曾下的大，那船连夜的走。一直来到邓尉山，找着那朋友家里。只见一带矮矮的房子，门前垂柳掩映，两扇门关着，门上贴了白。王玉辉就吓了一跳，忙去敲门，只见那朋友的儿子，挂着一身的孝，出来开门，见了王玉辉，说道：“老伯如何今日才来？我父亲那日不想你！直到临回首的时候，还念着老伯不曾得见一面；又恨不曾得见老伯的全书。齐评：远方好友，真有此情。天二评：其交�x可想。王玉辉听了，知道这个老朋友已死，那眼睛里热泪纷纷滚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父亲几时去世的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不曾尽七。天二评：此友既信服王玉辉，又何以信�姆鸾潭绕咧�说。王玉辉道：“灵柩还在家哩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在家里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引我到灵柩前去。”那孝子道：“老伯，且请洗了脸，吃了茶，再请老伯进来。”当下就请王玉辉坐在堂屋里，拿水来洗了脸。王玉辉不肯等吃了茶，叫那孝子领到灵柩前。孝子引进中堂。只见中间奉着灵柩，面前香炉、烛台、遗像、魂幡，王玉辉恸哭了一场，倒身拜了四拜。那孝子谢了。王玉辉吃了茶，又将自己盘费买了一副香纸牲醴，把自己的书一同摆在灵柩前祭奠，又恸哭了一场。住了一夜，次日要行，那孝子留他不住，又在老朋友灵柩前辞行，又大哭了一场，含泪上船天二评：王玉辉非�o性情，只是呆耳。然天下不呆者其性情必薄。究竟老友何姓何名，至今杳然。黄评：此则徽州人诚实处，不在迂呆之列。那孝子直送到船上，方才回去。

王玉辉到了苏州，又换了船，一路来到南京水西门上岸，进城寻了个下处，在牛公庵住下。次日，拿着书子去寻了一日回来。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，杜少卿寻他去了；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；迟衡山、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黄评：此处始了虞、庄、杜三人。迟、武二人后文始了。一个也遇不着。王玉辉也不懊悔，听其自然，每日在牛公庵看书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盘费用尽了，上街来闲走走。才走到巷口，遇着一个人作揖，叫声：“老伯怎的在这里？”王玉辉看那人，原来是同乡人，姓邓，名义，字质夫。这邓质夫的父亲是王玉辉同案进学，邓质夫进学又是王玉辉做保结[[3]](#footnote-3)，故此称是老伯。王玉辉道：“老侄，几年不见，一向在那里？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寓在那里？”王玉辉道：“我就在前面这牛公庵里，不远。”邓质夫道：“且同到老伯下处去。”到了下处，邓质夫拜见了，说道：“小侄自别老伯，在扬州这四五年。近日是东家托我来卖上江食盐，寓在朝天宫。一向记念老伯，近况好么？为甚么也到南京来？”王玉辉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贤侄，当初令堂老夫人守节，邻家失火，令堂对天祝告，反风灭火，天下皆闻天二评：若也殉�死了，何人对天祝告？守��y於殉夫，此作者弦外之音。黄评：方母之节不可得知，王女之烈又系做出，写邓母反风灭火，方是真正节妇，阅者须知。那知我第三个小女，也有这一番节烈。”因悉把女儿殉女婿的事说了一遍。“我因老妻在家哭泣，心里不忍；府学余老师写了几封书子与我来会这里几位朋友，不想一个也会不着。”邓质夫道：“是那几位？”王玉辉一一说了。邓质夫叹道：“小侄也恨的来迟了！当年南京有虞博士在这里，名坛鼎盛，那泰伯祠大祭的事，天下皆闻。自从虞博士去了，这些贤人君子，风流云散齐评：所�^俯仰之�g已成陈迹，人生世上真如白驹过隙耳，可胜�@哉！。小侄去年来，曾会着杜少卿先生，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过庄征君。而今都不在家了。老伯这寓处不便，且搬到朝天宫小侄那里寓些时。”王玉辉应了，别过和尚，付了房钱，叫人挑行李，同邓质夫到朝天宫寓处住下。邓质夫晚间备了酒肴，请王玉辉吃着，又说起泰伯祠的话来。王玉辉道：“泰伯祠在那里？我明日要去看看。”邓质夫道：“我明日同老伯去。”

次日，两人出南门，邓质夫带了几分银子把与看门的。开了门，进到正殿，两人瞻拜了。走进后一层，楼底下，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。两人将袖子拂去尘灰看了。又走到楼上，见八张大柜关锁着乐器、祭器，王玉辉也要看。看祠的人回：“钥匙在迟府上。”只得罢了。下来两廊走走，两边书房都看了，一直走到省牲所，依旧出了大门，别过看祠的。两人又到报恩寺顽顽，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壶茶，出来寺门口酒楼上吃饭。王玉辉向邓质夫说：“久在客边烦了，要回家去，只是没有盘缠。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怎的这样说！我这里料理盘缠，送老伯回家去。”便备了饯行的酒，拿出十几两银子来，又雇了轿夫，送王先生回徽州去。又说道：“老伯，你虽去了，把这余先生的书交与小侄，等各位先生回来，小侄送与他们，也见得老伯来走了一回。黄评：有此一事，便可递到凤鸣岐，了王蕴。王玉辉道：“这最好。”便把书子交与邓质夫，起身回去了。王玉辉去了好些时，邓质夫打听得武正字已到家，把书子自己送去，正值武正字出门拜客，不曾会着，丢了书子去了。向他家人说：“这书是我朝天宫姓邓的送来的，其中缘由，还要当面会再说。”武正字回来看了书，正要到朝天宫去回拜，恰好高翰林家着人来请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宾朋高宴，又来奇异之人；患难相扶，更出武勇之辈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大概——普通，寻常，一般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苜蓿风味——苜蓿就是金花菜。唐薛令之在太子宫中教读，借苜蓿的供应，作诗感叹教书生活的清苦。后人就把教师、教官的淡薄生涯称为“苜蓿风味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做保结——以廪生的资格给应试的童生出结，保证他不冒籍与身家清白。这是廪生的特权，俗称“廪保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